

云中岳作品精选

敌剑情深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云中岳作品精选集

亡命江湖(上、中、下)

霸海风云(上、中、下)

霸海飞龙(上、中、下)

女浪子(上、下)

猛龙威凤

(第一部 幻影情刀 上、下)

(第二部 美凤逐龙 上、下)

我独行(上、下)

邪神传(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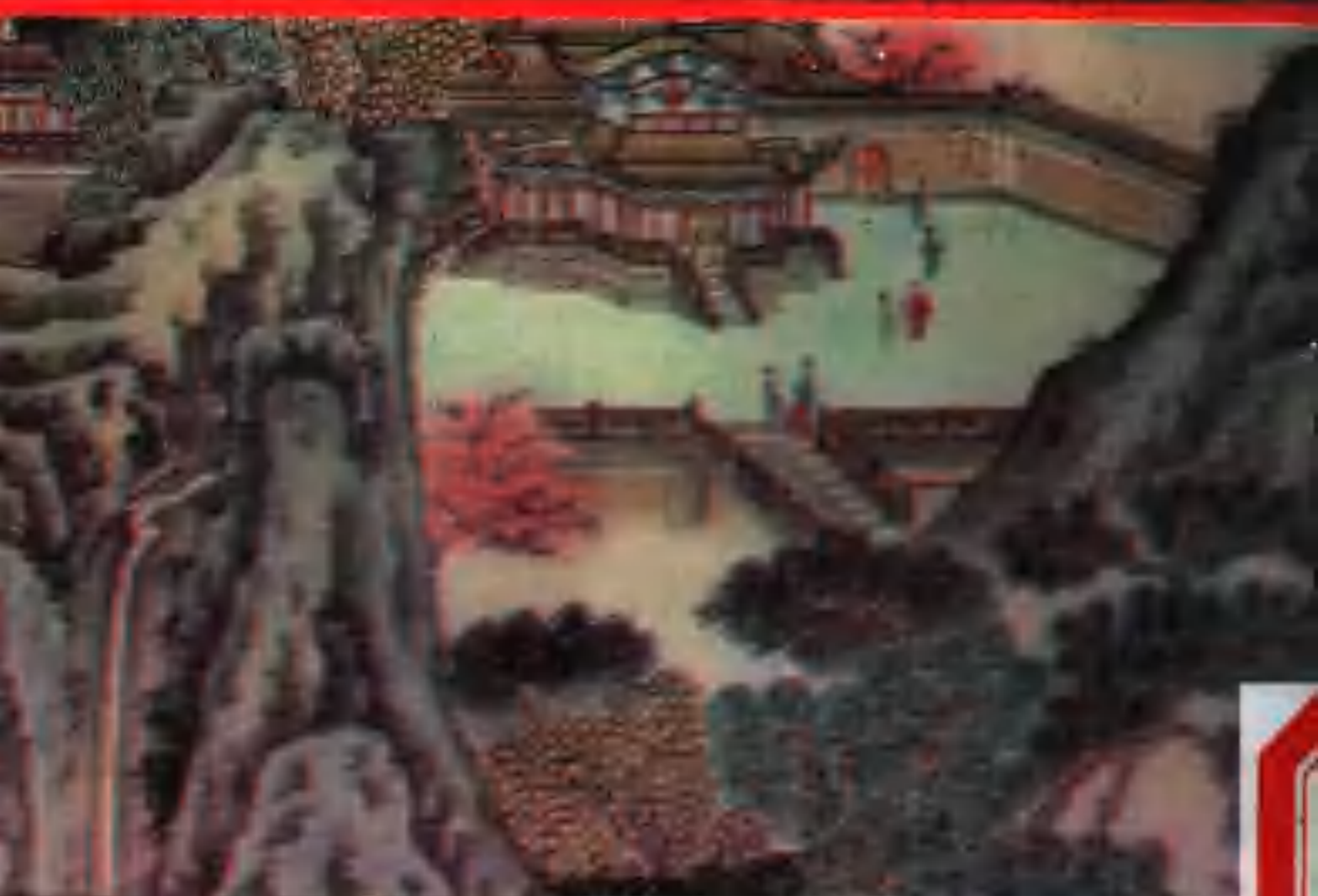
山野魔豹(上、下)

缚虎手(上、中、下)

魔剑惊龙(上、下)

大地龙腾(上、下)

故剑情深(上、下)



ISBN7-204-03213-6



9 887204 032133 >

ISBN7-204-03213-6/1·23

定价：24.00元(上、下)

故劍情深

下冊

[臺灣] 雲中岳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 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张立群

封面设计: 王 海

故 剑 情 深

(台湾) 云中岳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本 16印张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204-03213-6/I. 23

定价: 24.00元 (全二册)

目 录

一、正气解仇	1
二、南下寻仇	27
三、访莫三爷	52
四、斗巨人	78
五、乱中辩善恶	106
六、暗剑难防	131
七、群枭齐集鹦鹉州	156
八、夜遇白幻影	181
九、走遍群山	206
十、兰谷遇险	251
十一、人有好坏	275
十二、第二次被困	301
十三、跟踪沙千里	326
十四、窝里反	351
十五、重返中原	377
十六、林华斗妖道	401
十七、沙千里被困	425
十八、剿贼窝释淑女	451
十九、闯出情关	476

十 兰谷遇险

三人向玉隆宫走，走在中间的杜姑娘低声问：“林大哥，人能猜出沙千里到玉隆宫有何用意么？”

“白崖山的小贼，只知是他们的山主有一位亲妹，在逍遥山做道姑，并未说出在何处，而玉隆宫是玄门弟子在逍遥山最大的宫观。在此地打听是顺理成章的事。”林华轻声解释。

“我是说，他为何走这一条路到南昌，走水路到九江不是安逸得多么？”

“恶贼志在网罗人手，清溪庄的人，不是说多臂猿已被迫发收忠神花帮么？沙千里如果真是的建立神花帮，网罗党翼在所必行，他已用威迫利诱的手段，网罗多臂猿与白崖山主，目下再利用白崖山主招致绿林亡命，用心不问可知。依我看，他可能打江西名宿的主意，可惜咱们无法追上他，不然或可探也他的阴谋，以便及早地通知本地的名宿留神，他既然有组创花帮的野心，必定羽翼遍布，四出罗致江湖群豪，咱们决不可等他坐大，羽翼已成便难以收拾了。”

“但愿他在此地多留一天……”

“他不会久留的，按他的行程看来，他急于要完成此行，咱们目下，只希望打听出他的行踪来。”

玉隆宫高大宏丽。三进大殿，两侧的偏殿也颇为壮观，宫前建了五六家卖香烛祭品的小店，和三家卖酒食的小吃棚，没

故剑情深

有客栈，远道而来的进香人，皆投宿在宫客室，开客栈无利可图。

江西是道教圣地，信鬼神的人比信佛的多，进香的愚夫愚妇终年不老，老道们日进万钱并非奇事，进入宫前的广场，便可嗅到阵阵信番的气息，里面的法器声震耳。

林华示意兄妹俩要进入小食店。一面低声说：“可惜千里追风康老伯不能跟来，有他在，必可获得金花门的协助，何以致如许困难？且向店中伙计打听，你们在外面稍候。”

进得店来，由于天色尚早。店中空无一人，一名店伙正在打扫，他走近笑道：“小兄弟，你早。”

小店伙计停一活计，欠身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在下要请问小兄一些事。”

“这……”

“前天上午，在下有廿位朋友到贵地……”他将沙千里、独脚妖，九指老道的像貌说了，最后说：“在下与敝友不同路，不知他们是否已在前天赶到了，小兄弟可曾见到他们么？”

店伙瞪了他一眼，摇摇头咧嘴一笑。

他加了另一吊钱，问怎么样，他们来过没有？

店伙满意了，急急地将钱塞入怀中。低声说：“来了，再给我一吊钱，我告诉你，他们在此发生的事，你是不是也来找法师们的麻烦？”

他又塞一吊钱，笑道：“不是，在下没有找老道们麻烦的理由。”

“他们向法师们要人，要一个叫什么玉罗……罗沙……不，叫罗沙玉的道姑，几乎翻了天呢！”

“后来呢？”

第十章 兰谷遇险

“法师们不肯说，后来他们带走了一个叫鹤真的法师。”

“到何处去了？”

“往山里走的。”

“鹤真法师呢？”

“昨天没看见他回来。”

“谢谢你，小兄弟。”他道谢，出店而去。

他到另一家店中，借文房四宝写了一封书信，与杜淑华兄妹俩略行计议，便大踏步入了玉殿宫。

他找了一名披挂齐全的一名道士，上前陪笑道：“请问道爷，小可要找一位道长，请问他……”

老道一怔，抢着问：“咦！你们找他们干什么？”

“他家里有人请小可稍来一些家书，要面交给他，这件事很重要，道爷……”

“这里没有叫鹤真的道友。”

老道一口拒绝。

“什么？你说……”

“本宫没有这个人。”

林华一把揪住老道的衣领，撒起野来，大叫道：“好啊！我已经问过不少人了，都说鹤真道长前天还在，你却说宫中没人，你是什么意思？走，去找你们的主持，今天不将鹤真道长的下落说出来，我们打官司，打官司……”

老道挣脱他的手，大声叫道：“慢着慢着，放手，你这个人……”

“你们这些老道必定是见鹤真有钱，所以谋财害命……”



两人一吵，立即惊动了不少香客，殿廊下就有一名村夫闪在合抱大的殿柱后，向这儿窥伺。这位村夫，正是从九宫山一路跟踪来的人。

出来了四名老道，大声道：“别吵别吵，到院子里去说是明白，有话好说。”

杜安兄妹两面一分，挡住叫：“不行，不将人交出，人命官司打定了。”

一名在做法事的老道放下法器，抢到问：“怎么回事？放手。”一面叫，一面伸手抓拨林华的手。

杜安揪住了老道的胸领，叫道：“你大概是主持法师，咱们打官司。”

老道急拨架，怎拨得开，急得脸色泛青，惶然问道：“有话好说，怎可动手脚？你们……”

林华将书信掏出亮了亮，说“我们受人之托，要找鹤真道长面交书信，你们却说此处没有这个人，而我们已经到处问过附近的人……”

“别急别急，跟我来，贫道引你们去找他。”老道不好回避香客，赶忙答应。

不久，一名老道领他们向山中走，整整走了五里路，到了一处山谷的谷中，老道不走了，脸呈惊容的说：“贫道不能再走了，人就在里面。”

“为何不走？”林华恶狠狠地问。

“这里叫做兰谷，北面的山脊附近，经常发现老虎……”

“我说谷里住着道姑……”

“是的，有四五个。”

“四个就四个五个就五个，怎么是五个？”

“施主不知祥，难怪有说一问，附近的人，谁也不敢进入谷中，谁知道里面住了多少人？”

“为何不敢进去？”

“有老虎。”

“我们不怕老虎。”

“那些道姑在前面松树下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四个字：擅入者死。”

“但鹤真为何在里面？”

“是那些人押他进去的。”

“为什么？”

“他曾经见过里面的一位道姑，所以那些人要他带路，前天一早进去，至今尚未返宫，恐怕凶多吉少。”

“咱们进去找他。”

“老天爷，贫道告辞……”老道一面说，一面扭头便跑。

跑了百十步，扭头一看，林华三人已经入谷而去，叹口气自语道：“这三个笨虫，进后便凶多吉少……哎呀……”

老道感到背后被东西抓住了，吓得惊叫出声，缩着脑袋发抖，腿软了不敢转身。

背领一松，有人用怪嗓子在后面叫：“转身，你怕什么？”

他依言转身，看到一个脸色焦黄的小村夫，不由得心中大定。

小村夫挟了一个长布卷，塞给他一个锭银子，沉脸说道：“道爷，老实说，那二十二人到底在不在谷面？”

“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

“小道确是……”

小村夫颀一声从长布卷里拨出一把锋利的剑，冷笑道：“你不知道，我就宰了你。”

老道吓得魂不附体，惶然后退说道：“幸不得，我……我……”

“说！到底在不在里面？”

“我……”

“说实话，如有一字虚言，剁了你。”

“听人说，他……他们已南昌去了。”

“到南昌？见鬼！你……”

“他们怎会到瑞州府？你撒谎……”

“天老爷，小道只是听人说，怎知他们为何要到瑞州府？同行的有两名道姑，不信你可以去问，东山冷水溪村的吕施主，那些人在他家中讨茶水喝，亲耳听到他们说的。”

“好，饶了你一命。不许多说，知道么？”

“知道，知道……”

“快滚。”

老道像是多长了一条腿，撒脚狂奔。

小村夫扫了一眼，自语道：“不易查出他们的身份，我得先走一步了。”

林华三人进入谷中，这是一座草木葱笼的古林。入行其中，不见天日。猛虎性喜在松林活动，这一带不时的有浓密的松林，确有可能有虎存在。

果然不错，前面林木深处一声虎吼，似乎腥风刮到。

林华冷笑一声，低声道：“安华弟，你两人转身逃走。”

“什么？”

“是假虎，我擒人，走！”

第十章 兰谷遇险

杜安华方会意。两人回头便跑，故意碰撞树枝发出响声。

林华潜伏草中，寂然不动。

半刻，两个披着虎皮的人，疾走而来。

林华等人奔过潜伏处，方悄然跟上，猛地伸手抓住后面那人手上的虎背皮，右手一钩便勒住了对方的脖子。

前面的那人正好扭头向同伴说话，正好看到同伴被制，吃了一惊，纸老虎已经戳穿，不用再装了，仓卒间无法脱下虎皮，奋身飞扑而上。

林华一声笑，将被勒得晕头转向的装虎人向前一推，“蓬”一声大震，两头假虎撞成一回，砰然倒地。他扑上先擒住一个，扳下了虎头。

杜安华兄妹好快，快如电闪般飞掠而回。

“是个道姑。”林华叫。

另一名假虎滚出八尺，伸手拔剑。

杜安华到了，一脚将人踢翻，抓小鸡似的将人抓起喝道：

“不许反抗，不然你将后悔。”

两人剥下道姑的虎皮，眼前一亮。

“噢，好美。”杜姑娘喝了一声彩。

两个道姑被缴了械，在擒拿术的控制下，动弹不得，只用一双妙目乞怜地盯视着擒拿她们的人，两道姑皆是年约双十的年轻人。五官秀美，粉腮桃红。皆有七分姿色，只是妖媚之气外露，从她们的脂气中，便可嗅出她们的为人，真正的女道姑，是不会施用脂粉的。

“是风流的女冠，沙千里吃到道姑身来了。”杜安大声笑道。

林安华将道士推坐在地，沉下脸说：“请记住，咱们不过

问你们是何来路、不盘根究底，如果你们不合作，咱们不是善男信女，保证你吃不消兜着走。”

“你……你们……”女道姑惊骇地叫。

“你答应合作么？”

“我……答应。”

“玉隆宫的鹤真老道在何处？”

“这……”

“说！”

“已……经死了……死了。”

“你们的主子是谁？”

“叫……叫玄机师姑。”

“喝！居然把风流女冠子玄机的名号也用上了，玉罗剑是谁？”

“是……是家师。她叫玄真。”

“前天沙千里与白崖山主一行廿人到了贵处，目下到何处去？”

“到大泻山去了。”

“大泻山？在何处？”

“在义宁州西南的二百五十里。”

杜安华点了点头，向林华说：“这地方我知道，山在两省交界处，方圆四十里，位于万山丛中历来是绿林巨定的巢穴，东通到南昌，新昌到瑞州府，南通素州府的萍乡，西通湖广的长沙浏阳，那地方很讨厌，山高林密，鬼打死人。”

“沙千里到大泻山有何事？”林华向道姑追问。

“我……我不……不知……”

蓦地，负责警戒的姑娘叫道：“有人接近，北面……小心

了！”

□□

□□

□□

北面的树林中，出现一个道姑的身影，手执拂尘，眉目如画，体态丰盈，看不出年纪，看脸色必定很年轻，只是胸部发育良好，高耸的酥胸令人神摇。不像是少女，浑身喷火委实动人。

美道姑轻灵的掠过。在三丈外缓下身形，一面徐徐接近，一面媚笑如花亮声道：“难道你们如此不解风情，忍心辣手摧花么？”

话说得太大胆，林华脸上发烧，杜安华似乎摒住了呼吸，有点发呆，杜姑娘人生得美，也是个曲线玲珑颇为自负的姑娘，但也被这位美道姑的艳丽打动，直了眼，情不自禁地吐出三句话：

“这么美的尤物遁入玄门，真是暴殄天物，罪过！”

林华哼了一声，沉声道：“你是玉罗剑么？”

“你问她有何干，认识她么？”女道姑问。

“在下问你。”

“别凶，丑八怪，你听清了，玉罗刹是本仙姑的师妹，她目下不在，我叫玄机，就在谷中隐修，说完了，你还要问些什么？”

“问沙千里的下落。”

“你是他的朋友？”

“就算是吧。”

玄机仙姑佛尘轻摇，笑道：“你们听了，跟我走，我有话

问你们。”

说完，扭头便走。

林华冷哼一声，冲上叫道：“你还不能走，在下有事请教……唔！迷……香……”

话未完，只感到头重脚轻，手脚不听指挥，向前一栽。突然倒地便失去了知觉。

杜安华刚发觉不对，正待探手取药，却向后便倒，也神智迷失了。

杜安姑娘向下挫倒，一头栽倒在草丛中。

玄机仙姑格格地笑，走近说：“你们真是不知死活，看我好好整治你们这三个丑八怪。”

两名女道姑先后爬起。一个说：“师伯，何不带回去先问问口供？”

“问什么？就在此地……”

“他们盘问沙公子的消息，看样子就不像是沙公子的朋友……”

“好，带走。”

“遵命……咦！小个子是女的……”女道姑惊叫，原来她的手摸到了杜姑娘的酥胸上，摸到了硬硬的束胸，大热天，男人只穿一件衣衫，女道姑大概曾经有过女扮男装的经验，行家一摸就知道了。

“真的？先带走再说。”玄机仙姑叫，扭头便走。

不知过了多久，林华突然醒来，只觉得眼前一亮，异香沁鼻。

“咦！”他讶然叫，挺身而起。

他躺在床主栏罗帐，绣褥锦衾，两面有窗，窗外花木扶疏，

阳光普照。这是一间属于女性的房间，梳妆台上全是精美的饰物与女人用品，一案一几，皆出自名匠之手，银灯锈具无不精巧秀美。

他看看自己，全变了！不但恢复了本来面目，而且更显得潇洒出群，原来他穿的是玉色道袍，大袖飘飘，腰中摇摇，大有温文庄重仙风道貌的气概，这种玉色道袍，并非玄门弟子的所穿的八卦袍，而是汉唐时代的那些傲世名士清流隐逸的博服，穿起来中看，但却不能干活，只能由那些不愁衣食，吃饱饭无所事事的人穿着。

他火速下床，糟了！他那双藏了救命工具的快靴不见了，换了一双云鞋，上面叠放着一双洁净的袜。

不用说，他已被人净过身，而且上上下下全换了新品。皮护腰自然也被搜走了。

他向窗外纵去，糟！怎么脚用不上劲？一纵之下，只能纵出八尺左右，他心中一栗，定下神试运气。

气机难程，气门却不像被制。

“我已被药物制住了。”他脱口叫，只感到心向下沉，向下沉。

房门倏开，一个的轻貌美的道姑出现在房口，媚笑如花，向他欠身笑道，“院主有请公子爷出堂相见。”

“那一位院主？”他问。

“此地叫兰谷，这里是家师的隐修处，称为瑶芳院，家师便是院主。”

“将公子带回的仙姑，就是家师。”

“我那些同伴呢？”

“在堂上等候。”

“好，请领路。”

这是一座名符其实的花庭，每一盆每一种花皆布置颇具匠心，但见一片花海中，亲设了六只淡雕的蒲团，异香扑鼻，满室生香。

主位上盘坐着三位巧笑倩兮，风情万种的年轻美女道姑，人比花娇，花将人亲托得更美，更娇生动，中间那位道姑，正是乘他们说话分神毫无戒备而暗泄迷香的人。

客位上，杜姑娘了是一身道装打扮，但未施脂粉，坐在那儿宝相庄严，相较之下，她反而显得超群拔俗，另有一股华贵的风韵流露，显得格外秀气，格外脱俗，格外清丽。

杜安华坐在乃妹的左首，打扮得也与林华相同。坐在那儿显得心神不同，坐立不安。显然心中的负担沉重。

“林公子到。”领路的小道姑娇叫。

玄机道姑拂尘虚引，笑盈盈地略欠身说：“林公子请坐，休怪贫道慢客。”

他把心一横，换上了笑容，分别用目光与颌首向众人招呼，笑道：“打扰了院主的清静，十分抱歉。”

他从容除靴、行礼、告坐，从容在留下的蒲团坐下，他左首是杜淑华姑娘，相距约有五尺。

杜安华兄妹见他如此沉静，而且笑容可掬，似乎深感奇怪，不住用困惑的目光向他注视。

落坐毕，他定下心神，笑道：“院主似已将在下的底细摸清了，佩服佩服，但在下并不感到意外。”

“好说好说，胡猜而已，沙公子曾莅临敝院，曾提及公子的消息，贫道是从诸位的追踪举动中，以及公子佩带的藏刀皮护腰，猜出公子所说的人而已。”